



王杰 何信玉 主编

现代
悲剧理论研究
手册

(下)

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杰
何信玉
主编

现代
悲剧理论研究
手册



(下)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悲剧理论研究手册/王杰,何信玉主编. —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ISBN 978-7-208-16073-6

I. ①现… II. ①王… ②何… III. ①悲剧-文学研

究-文集 IV. ①I05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03217 号

责任编辑 屠毅力 舒光浩

封面设计 胡 斌 刘健敏

现代悲剧理论研究手册

王 杰 何信玉 主编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58.75

插 页 4

字 数 869,000

版 次 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6073-6/A·139

定 价 218.00 元(全二册)

雅克·拉康

欲望及对《哈姆雷特》中欲望的阐释(1959 年 4 月 25 日)

悲剧的本质:对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的评论(1960 年 5 月 25 日)*

雅克·拉康

(Jacques Lacan, 1901—1981)

法国精神医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具独立见解,且又最有争议的欧洲精神分析学家,被誉为“法国的弗洛伊德”,他提出的诸如“镜像理论”等学说对当代理论界产生重大影响。拉康的悲剧理论主要基于一种“精神分析的伦理学”,可以说是在弗洛伊德理论的基础上向人文视域的拓展。拉康认为,悲剧源于人心底的欲望,真实界就是欲望,而欲望正是悲剧产生的根源所在。拉康主义精神分析的伦理学,从人的欲望的角度发掘悲剧的本质、寻找悲剧发生的动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对人的精神领域关注不足的缺陷。在“拉康三界”(Lacanian Trinity)的理论体系中,“真实界”(又译“实在界”)是处于“三界”中最底层,最为复杂,也最不被人们所理解的。但是现实世界与“真实界”并不等同,当幻想(fantasy)以虚构的形式堵塞了我们生存的空间,是在梦中而非在现实之中出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事实上更接近的是我们欲望的真实。当代拉康研究的权威人物斯拉沃热·齐泽克认为,真实界对拉康来说更是一种“感官的愉悦”,或者是“淫秽的快感”。至于欲望进程本身的不同,拉康以《哈姆雷特》与《安提戈涅》为案例进行了分析,如果说前者表现的是“你有什么欲望(汝何所欲)”,那么后者体现的则是“你该如何实现你的欲望”。在《欲望及对〈哈姆雷特〉中欲望的阐释》一文中,拉康通过一种拓扑学的心理分析图示,分析了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拉康认为,“悲剧《哈姆雷特》是欲望的悲剧”,这部戏自始至终、“所有剧中人

* 《欲望及对〈哈姆雷特〉中欲望的阐释》选自《生产》(第7辑),“生命政治:福柯、阿甘本与埃斯波西托”,汪民安、郭晓彦主编,陈越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年版,第289—324页。中译本还可参见《世界电影》1996年第2期、第3期连载,陈越译,以及王宁主编的《精神分析》一书中也有此文的中译本;《悲剧的本质:对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的评论》选自《精神分析的伦理学》,何信玉译, Jacques Lacan: *The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 “The essence of Tragedy: A Commentary on Sophocles's *Antigone*”, London: Routledge, 1992, pp.243—256.

物所谈论的一切内容都是哀悼”。同时,通过将《哈姆雷特》与《俄狄浦斯王》之间的比较,拉康指出二者之间的不同在于“哈姆雷特是知情的”,这个特征可以用来解释诸如哈姆雷特的疯癫这样的问题,等等。在《精神分析的伦理学》中,拉康尽力将他自己的观点与黑格尔相区别,在拉康看来,《安提戈涅》并不是一个关于家庭对抗国家的悲剧,真正激发安提戈涅的并非是可以辨认的人类价值,安提戈涅超越了善与恶的人类概念、超越了逻辑推理、超越了理性本身,甚至更为彻底地超越了语言与能指,因而她是崇高的。但安提戈涅真正想要超越的是人类的极限,这也是她为什么“知法犯法”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安提戈涅的死亡是一种走向“牺牲的仪式”,她的行动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死亡驱力,而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这种冲动的驱使下、向死而生。除了拉康个人富于技巧与诗意的写作与演讲,拉康的思想受到多种理论的影响,他同时将拓扑学和数学置于他的理论的中心地位,使他的著作神秘而隐晦、读来艰涩难懂,尤其是其后期的著作更加令人难以理解。无论怎样,拉康的理论对精神分析的伦理学视域的开辟,对路易·阿尔都塞、特里·伊格尔顿、斯拉沃热·齐泽克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产生重要影响,伊格尔顿研究伦理学的专著《陌生人的麻烦》就是充分运用拉康“三界”的理论而作。在欲望急剧膨胀的现代社会中,对欲望的理论研究可以成为我们思考现代悲剧问题的一个突破口,精神分析研究视角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

欲望及对《哈姆雷特》中欲望的阐释^①

陈越 译注

客体我菲丽雅

为了引起大家的兴趣,我预告过要在今天谈谈那只“诱饵”,她的名字叫客体我菲丽雅。我愿兑现这一诺言。

诸位记得,我们的目的是要阐明那出现在《哈姆雷特》中的欲望的悲剧——这里的欲望,也正是我们精神分析所关心的那种人类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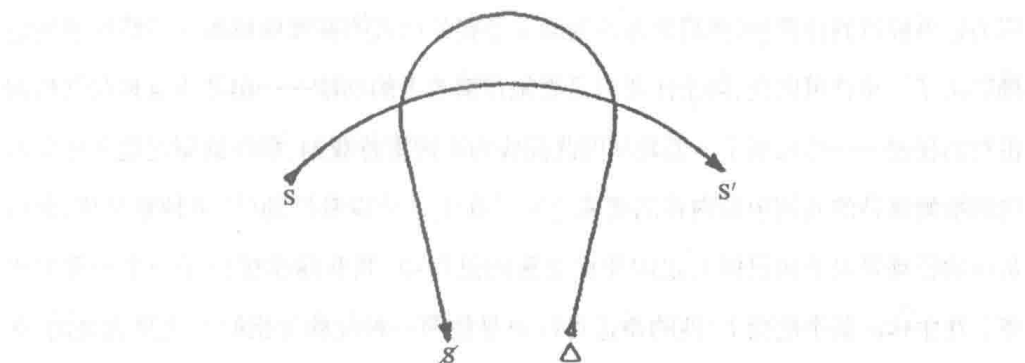
只要我们不想曲解这个欲望,不想把它同别的东西搅混,我们就有必要把它设定到一套坐标中去,而这套坐标应该像弗洛伊德所表明的那样,把主体确立在隶属于能

^① 本文节选自拉康 1958—1959 年的研讨班讲义《欲望及其阐释》,所选的这部分是每周一次在巴黎圣安娜医院以《欲望及其阐释》为题所作的“研究班讲座”(seminaire)。拉康的研究班从 1953 年起正式向公众开放,到 1980 年止,其间从未间断(地点后来移到巴黎高师等处),共举办大型研究班 26 个。按时间次序,本专题是第 6 个。拉康的讲座吸引了大量青年、精神分析学家和哲学家,特别是当时法国思想界众多头面人物的参加和支持,影响很大。这些讲演录在 70 年代以后由拉康的学生、女婿、事业与著作权继承人雅克-阿兰·米勒陆续整理出版,但因卷帙浩繁,包括本讲座在内的大多数迄今仍未出版。节选的这部分是经米勒整理后,在 1977 年由拉康亲自提供给《耶鲁法语研究》55/56 期专号用英文先行发表的,英译者詹姆斯·霍伯特。这个专号在 1982 年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以论集《文学与精神分析》的形式修订出版,中译文即根据这个版本译出。——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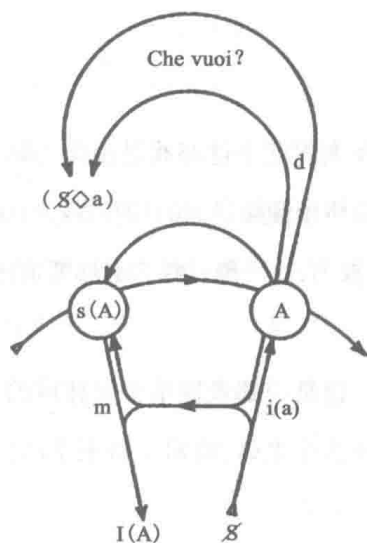
指的某个位置上。能指不是“反映”，不是所谓“人际关系”的单纯的产物——全部精神分析经验表明正好相反。为了说明这一经验的种种假设，我们必须参考一种拓扑学系统；离开了这个系统，产生于我们领域中的一切现象都将是无法辨明和没有意义的。图解表明了这种拓扑学的基本坐标^①。

《哈姆雷特》的故事（而这正是我选用它来讨论的理由）揭示了这套拓扑图最生动的戏剧感，这是它罕见的艺术魅力的根源。莎士比亚的诗艺无疑在引导他，规范他稳步向前，但是我们也能设想，他在戏里采纳了得之于自身体验的某些观察，尽管这不是直截了当表现出来的^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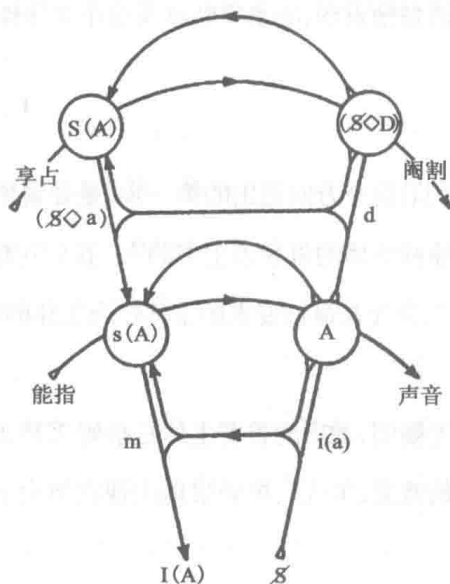
- ① 拓扑学研究几何图形在连续改变形状时还能保持不变的一些特性，只考虑对象之间的位置关系而不考虑它们的距离和大小。拉康从1956年起在教学中采用这套拓扑图形。他自己说过，这套图形用途广泛，不失为一幅精神分析经验庞大领域的地形图。它特别适于标明欲望在与隶属于能指的主体的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因而是理解本文论述的关键。由于他的听众早已了解这套图形的基本假设，所以拉康没有加以说明。现简要提示如下。图形1是整套图形的基本单位，其中矢量 $S \rightarrow S'$ 代表能指链，即主体在能指中得到表述的过程； $\Delta \rightarrow S$ 代表回溯性的读解过程。可以拿一个句子作蓝本，理解该图形的历时性功能：“句子只是在最末一个词项上才完成其意指作用，每个词项都已在其他词项的结构关系中得到预示；反过来，每个词项又都通过其回溯作用来确定其他词项的意义。”该图形被拉康形象地称作“le point de capiton（凸起点）”，即软垫上缝迹间每块凸起的部分，暗示它是固定作用的结果：像“钉住”垫料那样，两条链的进退效应“钉住”了意指作用永不停息的滑变。但拉康强调这种“钉住”只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想法、一套“绝对真理”的神话；“谁也别想把意义钉死在能指上，能做的只是把一个能指跟另一个能指钉在一起，于是总有某种新的意义涌出来。”图形2（原图略去，即图形3的下半部）描述了“凸起点”的共时性结构：A是“他者”（语言=无意识）的位址（locus）、“能指的宝库”（见本书第462页注②）；s（A）是信息的位址，表示意识主体从他者处通过一种回溯读解，在这个时刻将所指s（意义，或被假定为“真理”）作为一个言语成品构成。于是它描述了主体间交流的一般公式，即主体从他者处接受他自己的信息。“实在界破洞”构成了意指链上这两个根本性的关节，“一个是用于藏纳的洞穴，一个是由之逸漏的孔眼。主体对能指的隶属，从s（A）到A，又从A回到s（A），确是个循环”。只要他者的宝藏不枯竭，意指与释义的循环就生生不息。这是主体对他者的隶属，从他者处泯灭自身，即符号S的意义（本身被划除的主体）。主体S在与他者的认同中异化为一个典范自我I（A），它自己回到意义活动的起点[所以在意义活动中，一个不隶属于他者（能指）的独立自足的主体性压根不存在]。从镜像i（a）到自我m的矢量表示想象界过程（镜子阶段），但它被符号活动的矢量双重连接起来，说明想象界认同与继发的符号界认同在主体的共时性中一起得到建构。图形3描述主体S从他者处伸出一个形同问号的弯钩，简明地强调了在他者中获得建构和表述的主体问题：Che vuoi（汝何所欲）？于是这个曲线构成了主体的欲望（d）和“无意识的回路”，描述了拉康的基本公式之一：“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参见本书第463页注①）。欲望曲线的钩获物是幻想 $S \diamond a$ 。在完整图形中，这个重叠上去的部分表明了欲望与话语的根本一致。这里，被弗洛伊德称作“冲动”的东西占据了他者的位址，承担了能指宝库的功能： $S \diamond D$ 表示“当主体在其中消失时从要求发出的东西。……它存在于使冲动区别于它所寓居的有机体功能的地方，即它的语法伎俩中。”在冲动的所指（信息）位址上被“钉住”的东西是S（A）：一个仅仅意指着他者“缺席”的能指。这套图形的意义在拉康1960年的文章《主体的颠覆和欲望的辩证法》中得到了集中论述，本注引文均出自这篇文章。——译者
- ② 例如弗洛伊德曾指出，这部“讨论了儿子与父母关系”的剧作写于莎氏丧父后不久，而且他有一个早夭的儿子叫“哈姆涅特”，“……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他在童年对于自己父亲的感情又重新复活了”。见《释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6）第265页。——译者



图形 1



图形 3



完整图形

莎剧中有一个情节上的变动,从而有别于前人对故事的处理,包括萨克索·格拉玛蒂克斯与贝尔福莱的叙述^①以及其他剩有残篇的剧本。这个变动包含了莪菲丽雅的角色。

诚然,从传说产生时起,莪菲丽雅就存在了。我说过,在早先的说法中,她是以陷阱中诱饵的面目出现的——但哈姆雷特没有掉进陷阱,据贝尔福莱的说法,这首先是

① 丹麦史家与诗人 Saxo Grammaticus(1150—1206)所著《丹麦史传宝藏》提供了本传说的最早记录,非常简略。16世纪法国作家 Belleforest 在《悲剧史传》(1570)中写了一个较完备的阿姆雷特(Amleth)王子复仇故事,是莎剧和其他相同题材剧本的主要原型。——译者

因为他事前得到过警告,然后就是因为同王子相爱已久的莪菲丽雅本人不情愿参与这场陷害了。也许可以说,莎士比亚只是把她在情节上的功能——出其不意地劫获哈姆雷特的秘密——给拓展了。但她却因此而成为哈姆雷特戏剧、那在欲望之途上迷失方向的哈姆雷特的戏剧中最内在的要素之一。在主人公投身行动(从某种意义讲,他所从事的行动是身不由己的)、走向死亡之藪的进程中,莪菲丽雅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支点。在主体的某个层面上,他的命运可以说是按照一种纯粹能指的方式来表现的,在这个层面上他不过是一个使命、一个甚至不属于他自己的使命的反面^①。好了,下面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哈姆雷特就是这个主体性层面的形象化。

1

我们沿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是要说明在多大程度上这部戏是由作为他者,即要求的原初主体的母亲来主宰的^②。我们在精神分析中频频讲到的“绝对权力(omnipotence)”,首先是最初要求的主体作为主体的绝对权力,这一绝对权力必然要追溯到母亲身上。

毫无疑问,戏中的首要主体是哈姆雷特王子。这是一部表现单个主体性的戏剧,比起别的戏来,主人公更频繁地出现在舞台上。在这个主体,哈姆雷特王子的图景内

① “使命”在剧情中当然是指哈姆雷特从父亲的鬼魂那儿接受的、需要他去完成的使命,但它和“信息”是同一个词:message。它在图形上处于所指s(A)的位址,而哈姆雷特的命运属于这个位址的“反面”即纯粹能指——“他者”的话语层面、无意识的层面。——译者

② Autre,“大写的他者”。有机体的“需要(besoin)”指向一个特殊的客体,并因得到它而满足;语言的获得使主体能够采用一套言语,将他的各种需要转化为“要求(demande)”,这意味着那套言语必须对另一个人讲。所以在要求中,根本的东西不再是个别客体,而是使要求成为可能的这个“他者”。它意味着,在某个地方,会有某个人(“要求的主体”、另一主体)可以满足主体的要求,为言语提供一种意义的担保,假定一种“绝对真理”(如拉康认为完整形式的要求是对“爱”的要求)。就语言作为绝对的主体间性而言,“他者”的首要意义便是“语言的位址”,指主体所幻想的这么个“他人”,保证着一切言语(要求)的意义可能性(参见图形所示,其中表示主体从他者处获得意义的回溯矢量 $A \rightarrow s(A)$ 即拉康下文提到的“要求的层面”)。鉴于拉康认为“无意识与语言同构”,“他者”的另一义是指无意识:主体的“别个”,取意于弗氏关于无意识是“另一场景”的说法。由“他者”伸出的欲望曲线也被称作“无意识的回路”或层面。此外在精神分析中,“他者”又意味着病人与分析者言语作用的“交汇地”、主体间的结构。总之拉康是在提供主体及其言语可能性的“符号界”的意义上使用“他者”概念的。在艰难的符号界认同中,母亲与父亲先后占据了主体的这一“他者”的位址。(参看本书第476页注①)——译者

部,他者的欲望又是如何被表现出来的呢?①实质上,母亲的欲望就表现在:当哈姆雷特一方面面对一个杰出的、理想化的、高贵的客体——他父亲,另一方面则面对一个下贱的、卑鄙的客体克劳迪斯、弑兄奸嫂的罪人时,他游移不决。

他母亲游移不决,是因为她内心有某种类似于出自本能的贪婪的东西。那个新增到我们专业语汇中来的、神圣不容侵犯的“生殖客体”在她的眼里,真正说来只不过是直接满足一个需要而享占的一份儿客体②。正是这方面的原因使哈姆雷特在与母亲决裂时游移不决。甚至当他用最为露骨、最残忍的字眼,向她传达先父的鬼魂授予他的根本使命时,仍然先是求她避开祸端。接着,片刻之后,感到恳求无效,便要她去上克劳迪斯的孽床,钻进那男人的怀抱,再一回对他服帖、让他得逞。

这种失落、这种放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模型,让我们可以设想哈姆雷特的欲望——那是他对于一个行动的热情,他是这样地渴望着实践这一行动,以至于他觉得整个世界都起来谴责他自身意志的一味软弱——设想这种热情怎样地总是衰萎。他的欲望对他者主体的依赖性,构成了哈姆雷特戏剧自始至终的尺度。

为了更好地把握欲望主题,我们必须深入了解一个心理上的细节、一个离开了制约着悲剧方向与意义的总体倾向就根本难以辨明的细节,即上述自始至终的尺度具体影响到哈姆雷特意志力的每一根神经的方式——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曲线图上,被体现为在他者处建构并且表述出来的主体性问题:Che vuoi? [汝何所欲?]的弯钩,形同一个问号。

在图形上,有一个拱撑着主体上述模型和他的问题的末项,用符号表示为在

① 由于在需要的特殊性和要求的绝对性之间必然出现的断裂,主体通过意识的言语提出的各种要求,最终只能构成一个永远不为任何客体所满足、因而达不到满足的“欲望(désir)”过程,它超出任何具体的要求,伸向要求所达不到的空间(比较图形中“要求的层面”和欲望的曲线)。它不是任何可能的言语表述,而毋宁是符号表述的永久作用本身,即纯粹能指——“他者”的永久作用,显然超出了言语主体意识的把握。于是,“人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正是作为他者,他欲望着:这提供了人类情欲的真正指南”(《主体的颠覆和欲望的辩证法》)。通过“发律司”概念(见本书第465页注④),我们将看到,作为“他者”的母亲欲望之隐秘的主宰地位,正是我们了解哈姆雷特欲望以及“客体我菲丽雅”的功能(说穿了,她是“母亲的欲望”的替代品)的“真正指南”。——译者

② 当时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拉康已于1953年与之决裂)的“官方”学说,根据弗洛伊德晚年提出的,从自恋阶段的口唇期、肛门期、性器期到以客体选择为特征的生殖阶段的“性本能发展”假设,衍生出一套以“生殖客体”为目标的自我实现的精神分析“正常化”理论。后面拉康提出的“客体a”概念,实际上就包含了他对这套理论的批判与蔑视。——译者

“客体 a”^①面前的被划除的主体 $\$$ ——在心灵的“经济”系统中我们称之为“幻想”。位于A($\$ \diamond D$)线的某个可变的不定点上的欲望(d),就在幻想中获得了它的指向、它的基质和它对想象界音域(registre)的精确调谐。

幻想有种难于理解的品质;它实际上是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的。它既是欲望的末项,但是如果我们从它的一个方面看,它竟然又出现在意识中:因此的确是模棱两可的。正因为幻想使人类的一切热情都带上了我们所谓“倒错的(perverse)”品质,所以,很早以来激励着人们把幻觉事物视同荒诞、竭力排斥的那种热情,本身就表现得非常矛盾^②。这样看来,当目前精神分析抓住其本身的倒错性质对幻想进行阐释的时候,就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种阐释之所以可行,正是因为它把幻想放回到一种无意识“经济”(économie)中去认识——这就是你们在图形上看到的情形。

在图形中,幻想是在无意识的回路上被钩获的,这条回路和受到主体控制的那一条——我称之为“要求的层面”——大不相同。在正常情况下,没有什么东西能从无意识的回路延伸到信息的层面,也就是他者的所指的层面中来——这个层面是主体在人类话语中所获意义的总和与模数。幻想达不到信息层;它总是被隔离的、无意识的。另一方面,一旦它跨越到信息层面,我们便发现自己处于变态之中。幻想做出这个跨越的各阶段同属于一种或多或少是病理学的秩序。我们将给做出跨越、形成交流的这些时刻一个名称^③,因为——如图所示——它们只能发生在一个方向上。我强调上面这番陈述的必要性,因为我们眼下的目的,就是要更进一步了解并且运用这套图形工具。

① 在拉康语汇中,除了“大写的他者”外,又有“小写的客体 a(objet petit a)”。主体的真正欲望在经历符号界一系列分割异化之后,早已失落(参见本书第 465 页注④)。“客体 a”是这个过程的残余遗迹,是欲望的替代客体,“不是欲望的客体而是欲望中的客体”,是因为“缺失”而激发的想象界幻想的客体,是相对于一个被“阉割”了的主体 $\$$ 而言的。客体 a 是个“无底洞”,意味着一个永难满足的欲望过程,它的存在从反面证明了主体早已失落,并始终被压抑的原初欲望——这就是拉康把幻想及其客体这个“心理上的细节”作为阐释欲望主题的入手点的原因。——译者

② 幻想作为被压抑主体 $\$$ 欲望的末项,自有其无意识根源。但是,总会有某种幻觉事物(后面称为“幻想物”)在意识里出现,这就是幻想的另一面:客体 a[客体 a 本身来自意识中另一主体的影像 i(a)。参见图形和本书第 466 页注②]。表面的种种幻想客体必然同无意识的根源不相符合,人们对这个根源茫然无知,却执迷外物,认鹿为马,缘木求鱼,是为“倒错”。他们对幻觉事物的盲目排斥也同样体现了这种无知与倒错。“模棱两可”是幻想的位置特点,“自相矛盾”是它构成上的特点,这两个特点是后面第二节所论幻想的病理学意义的前提。——译者

③ 即“生疏化”的阶段,见下文。——译者

就目前而言,让我们只考虑一下哈姆雷特的欲望发生错乱与偏差的时刻在莎士比亚悲剧中所发挥的功能——必须把这个时刻归结为对主体想象界音域的一系列精确调谐。莪菲丽雅在这个“星座”上,就处于我们用以描述幻想的公式中字母a的地位。[……]^①

“客体a”,本是主体的镜像^②、主体的“病苦”^③;在对它的关切中,是主体设身处地,想象自己是它物。这种客体并不能满足什么需要,因为它自来就是相对的,即相对于主体而言的。从朴素的现象学——待会儿我还要回到这个话题——观点看,显然主体就呈现于幻想之中。而客体之所以是欲望的客体,也完全因为它是幻想的末项。我是想说,这种客体代替了主体——在符号界进程中——被剥夺了的东西。

下面的论点,对于那些没有跟我们一起走过并完成这一思路的人们来说,也许显得有点抽象。什么是主体被剥夺了的那个东西呢?是“发律司”^④;正是从“发律司”那里客

① 发表时已稍做删略,下同。——译者

② 详见本书第460页注①。——译者

③ pathos,希腊语原意是“苦难”。亚氏《诗学》11章把它列为悲剧情节三要素之一,即“毁灭或痛苦的行动”,“patho-”这个词根意为“疾病”,拉康在此强调的是在欲望的悲剧中,客体a作为欲望的“发律司”丧失与毁灭的病理学(pathologie)征候的意义。——译者

④ phallus这个概念,是随着符号界(俄狄浦斯阶段)的来临而提出的,它首先与“母亲的欲望”有关。由于渴望继续保持与母亲的无区分状态,在身份认同的辩证法的驱使下,儿童从与母亲认同,进到与母亲的欲望认同,即把自己当成母亲所欲望的客体。这个可以满足“他者的欲望”的客体将被命名为“发律司”(一般据英语音译为“发律司”,兹从法语,且隐含拉康所赋予的下述含义)。该词不宜直译为“阳具”,或神话学意义上的“阳具象征”,因为拉康完全是在“符号界秩序”之“核心能指”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发律司”是“他者”的欲望,由于“他者”的欲望主宰着主体的欲望,所以“发律司”不啻是“他者”权威的宝杖,它实际在谁手中,谁就是主体最终将认同的“他者”,与“他者”的认同归根到底是与“发律司”的认同。儿童并不清楚什么是“阳具”,更不知道它的象征意义,可他却已经一头闯进了这个秩序:他要独享母体,成为母亲所欲望的“那个东西”,可是父亲所代表的“那个东西”正准备对他施加权威。随着父方介入,“发律司”将成为“符号界父亲”的专有和代名词,整个代表了一个符号化阉割的过程。由此我们认识到:(1)认同的辩证法就是异化的辩证法,儿童与母体的直接认同进一步异化为与“发律司”认同,所以,“发律司”只是一个能指,本身意指着主体在意指作用中的异化过程,因为正是这个能指使“他人”不仅失去了实在界的直接性,而且失去了想象界的同一性,成为符号界“他者”,主体以这个根本能指为中介,隶属于“他者”,投入到与能指的永劫不复的关系中去,在这个意义上,“发律司”是一个构成并决定了主体命运的能指;(2)“发律司”作为母亲的欲望,本身将被剥夺,与这个能指的重新认同过程,实为主体生命中最艰难的历程、欲望主体的自我牺牲,这是哈姆雷特欲望悲剧的实质(拉康正是在这里看到了哈姆雷特的“首鼠两端”,他风趣地说,儿童被一个难题困扰了:To be or not to be 母亲的“发律司”?);(3)随着“发律司”被父亲据为专有,成为其特权的能指——“父名”、“父法”(符号化的普遍秩序),成为“把欲望收容并保存起来的威严之物”,主体与它的关系进一步异化,因为正是围绕这个被剥夺的能指,形成了无意识,主体在其中受到欲望的攻击和驱策,处于不断分割、转换的过程中,在欲望的意指链的末端,只有幻想中的客体a不断被钩获,僭取了“发律司”的空缺,无意识成为精神病态的渊数;(4)这个艰难的认同过程的完成,只能通过主体自身的普遍符号化,导致“俄狄浦斯情结的消逝”:他承认母亲的欲望只能在父法秩序中才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他与“发律司”的认同也转移为与父范的认同,从而确认自己在符号界中的社会主体性,但是符号界的“发律司”必然是“不在的”(非实在的),它只能是一个“不可能性的能指”,认同也只能以对“发律司”的“阉割”,即欲望主体的自我牺牲为代价来实现。总而言之,“发律司”就意味着在这个能指的隐匿位置上发生的上述一系列符号界进程。——译者

体获得了它在幻想中的功能,进而,从“发律司”那里,欲望由作为欲望指向的幻想所构成。

幻想的客体,作为主体的镜像与“病苦”,就是那代替了主体在符号界中被剥夺之物的另一元素。因此,这种想象界客体就在自身之中浓缩了存在的功德或尺度,成为十足的“存在的诱饵”——这是西蒙娜·薇依讨论过的话题,她曾经致力于思考一个人与他的欲望客体的那种最密切、最隐晦的关系,譬如莫里哀剧中的吝啬鬼与他的钱匣子的关系:人类欲望客体的物恋性质,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确乎人世间的一切客体都具备这个性质,起码从某一角度看是这样的。[……]

想象界幻想中客体a的隐晦性质,决定了它将以种种最明确的方式成为倒错欲望的目标。它是各种性倒错(perversions)的结构要素,因为性倒错的特点就体现在:幻想的整个重心都押在纯属想象界事物的a项上。在含有a的圆括弧里,我们还会遇到a加b加c如此等等的情况:这是由各种继发病、那被偶然联成一气的绵延的踪迹所形成的种种最繁复的组合,根据这类组合,幻想呈现出具体的形态,从而在倒错的欲望中发挥功能。但是,不论倒错欲望的幻想显得何等光怪离奇,你们也一定不要忘记,主体的身影总会以某种方式在那幻想之中沉浮。幻想中的主体,总是与生存的“病苦”——与生存者本身的受苦或生存者作为性欲结构中的一个项的受苦——保持着某种关系。要继续一种施虐狂的幻想,那么主体热衷于使别人^①蒙受羞辱的原因,显然应当是主体本人也可能遭到同样的羞辱。这就是我方才提示过的现象学观点。但人们总是能够设法逃避问题的这个方面,并把施虐狂倾向看作是单纯的侵略本性在起作用,这真可以算是个奇迹。

2

我们已经够确切地说出性倒错与神经症之间真正的对立了^②。

① 例如我菲丽雅。——译者

② 本节讨论幻想的病理学机制。图形3表明,幻想是一个被剥夺被压抑主体S欲望的“钩获物”,这种剥夺和压抑是在他进入“他者的话语”、形成主体的那一刻同时发生的。这个关键时刻(对主体来说是一个“真的时辰”)使主体一劳永逸地隶属于“他者”(能指),拉康称为主体与其存在所保持的“本原关系”。在《哈姆雷特》的剧情范围内,这个“时辰”的功能由“他者”即父亲鬼魂的出现再现出来,构成了对主体深刻欲望(作为“母亲的(转下页)

实际上,性倒错是一种可以明确表述、阐释和分析的现象,它正好与神经症发生在同一个层面上。我说过,在幻想中,主体同他的存在有一种本原关系是固着不变的。这样说来,既然性倒错幻想强调了客体 a,那么神经症的位置就会偏重于幻想的另一个项:§。

幻想俨然像一个“拱座”那样置于主体问题的末端或终点上,说明主体企图在这个超越了要求层面的幻想空间中,也能获得对其自身的把握。这是因为,他必须在“他者的话语”中就地找回当他进入这一话语的时刻,作为主体所失去的东西。与这个主体最终联系在一起的,不是“真理(la vérité)”^①,而是那个“真的时辰(l'heure de vérité)”。

抓住这一点,我们就找到了从根本上把神经症幻想与性倒错幻想区别开来的因素。

性倒错幻想是可以说出名目的。它存在于空间,并且悬搁了那种本原关系。它并非与时间无关,但本身却是外在于时间的。相反,在神经症中,幻想层上主客体各种关

(接上页)欲望”的“发律司”)的重大打击,逼迫他与“父亲的发律司”认同,这是哈姆雷特精神病态的根源。在“正常”状态下,欲望被压抑在无意识中;但是,只要欲望不可能被压服,按照精神分析所谓“经济的”原则,幻想就会在意识中出现,即达到信息层(主体在幻想中寻找他失去的东西),从而导致主体欲望的偏移:完整图形表明,他从意识中得来的不是“真理”而是“幻想物”,即想象界的镜像 i(a)(镜子阶段表明,正是这个“另一主体的影像”构成了主体的自我 m,正如哈姆雷特曾经称莪菲丽雅“我灵魂的偶像”),想象界客体 a 被主体在幻想中抓来,代替他失去的原初欲望。这便是幻想两极机制的形成。想象界浑然融一的自我,在欲望的攻击下,破裂成幻想中具有深刻矛盾的两个方面(即本文所谓“生疏化”“人格解体”或欲望“对想象界音域的精确调谐”),于是,错乱与病态就产生了:当幻想侧重于主体 § 的时候,就体现出神经症的特点,即强调主体与那个“真的时辰”的关系,原初丧失特别表现为主体时间感的丧失(不是强迫重复就是记忆缺失),主体试图到本身悬搁了那种“本原关系”的客体 a 中去找回他的时间感,结果只能在“他者”的时间中延搁下去,在“他者的时辰”上茫无目的地行动——这就是对哈姆雷特“延宕”的病理学解释;当幻想倾斜到客体 a 方面的时候,就体现出性倒错的特点,即主体把客体 a 当作“发律司”,原先与自我同一的镜像(作为“爱的客体”)便异化了,主体将他“对发律司”爱恨交加的复杂感情全都倾泻到客体 a 身上,于是我们看到,“发律司”丧失(包括主体对它的排斥)和以死亡/哀悼为代价而重获的俄狄浦斯旧剧,在莪菲丽雅这个位置上完整地排演了一遍。在幻想的病理学中,神经症代表被压抑的倾向,性倒错代表替代满足而引致征候的主动倾向,是对立互补的关系。本节是全篇的难点,希望对相关的精神分析语境作详细了解的读者,可以参阅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 17—23 讲。——译者

① “真理”作为精神分析的目标,是拉康的关键词之一。它意味着主体在自身普遍的符号化中(而不是在幻想中),把握其欲望的真正意义。拉康一直强调的、精神分析经验关于“真理”所能说的最肯定的事情,就是真理只能存在于言语中、为言语所构成,主体间的言语交往“向我们呈献了言语之中真理的诞生”。在图形上,真理被预设于信息的位址上,并从他者处求得保证;它是在不断的意指循环中最终被要求的東西。对于哈姆雷特来说,“真理”就意味着克服幻想,通过与“他者”(父亲)的普遍认同,去承诺并完成“他者”授予的“使命”(参见本书第 462 页注①)。——译者

系的唯一基础,是主体与时间的关系。这里客体所负荷的意义,要到我所说的那个“真的时辰”中寻找,而客体本身却永远或快或慢,或早或迟,出现在另一个“时辰”上。

前面说过,癔病的特征体现出一种未得到满足的欲望的功能,而强迫症则体现出一种不可能满足的欲望的功能。但是,除去这两条,上述两种症状首先是凭借与时间的相反关系来区分的:强迫性神经症患者总是重复他创伤的最初起因,显得轻率卤莽,毫不成熟^①。

神经症行为的最普遍形式,从根本上说,是主体试图在他的客体那里找到他的时间感(lire son heure),甚至可以说,他正是要在客体那里学会计数时间(lire l'heure)。于是,我们又转回到老朋友哈姆雷特的主题上了,因为人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把神经症行为的一切形式归到他头上,以至于完全把他当作神经症病人。我在哈姆雷特的行为结构中曾向大家指出的第一个因素,是他的依赖状况,这种依赖状况与他者的欲望,即他母亲的欲望有关。现在我要请大家注意的第二个因素是:哈姆雷特一直在他者的时间中延搁,这一点贯穿了整个故事,直到最后一刻。

当初我们着手破译《哈姆雷特》本文时,曾经注意到一些基本的转折点,诸位是否记得这样一个?——在“戏中戏”一场,国王不愿再看那表现他罪行的演出,惶乱之中明显暴露了自己做贼心虚。哈姆雷特洋洋自得,嘲笑国王原形毕露。他如约去和母亲见面,在路上,正撞见他的继父在祷告:克劳迪斯刚刚看了完全搬演其谋杀故事的那场戏,灵魂深处颤栗不已。哈姆雷特就站在克劳迪斯面前,种种迹象表明,那人不仅毫无防范,而且根本没看到凶险临头——但是,哈姆雷特停住了,因为时间没到。他者的“时辰”未到,不该让他者到天堂去清“账”。那样的话,从一方面看可能过分仁慈,从另一方面看又过分残酷了。那样做完全不能替父报仇,因为祷告表示悔过,正可以为克劳迪斯敞开救赎之门。不管怎么说,有一件事是明摆着的,这就是哈姆雷特,刚刚还设

① 癔病(“歇斯底里”)与强迫性神经症是精神神经症的两大形态,精神分析最初就是以对这两种病症的治疗与研究为基础的。它们分别代表了神经症的两极倾向,时常在同一征候中呈现出相反相成的作用,这在弗洛伊德和拉康的著作中都经常加以讨论。就神经症幻想与时间的关系而言,同强迫症的重复行为相比,癔病则以更大范围的遗忘即记忆缺失(下文所引哈姆雷特台词中,则有“禽兽的健忘”的说法)为其特征。可参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17—19讲。——译者